

回家

满满

腊月至，年关近，天气却不冷。假若你要描写这样一个冬夜，寒风、冷雨、冰冻、凌霜这样的词语统统用不上——这样的冬夜，是搜肠刮肚也找不到恰当贴切的形容词的。

每晚穿梭在自家小店屋外同相熟的食客朋友打招呼是我的常态。前晚走进舒适惬意的露天小院，老远就听到坐在角落的一位男孩喊了声：“满姐！”寻声而去，看到的却是一张陌生的脸。我歉意地笑了笑，正思量如何作答，对方当即自语道：“满姐你忘了我了？去年，也是过年前，我从深圳回来，和朋友来你这喝酒，喝光了自带的3支红酒，还喝了你的2支，你忘了？我还说你的酒没我的好喝，再回来给你带一支尝尝，忘了吗？”

我一听，思绪快速地回旋，把那晚被一位从外地回来的客人把本地的酒批得一无是处的情节忆了出来，便打趣道，原来是你这家伙！这么说不今晚带酒回来啦？

“今晚没带”，男孩笑笑：“今年回得太匆忙了。”

我对那些常年在外漂泊，在多个城市游移，只要来到、回到象州县城，

邀约朋友小聚，首选考虑来我的小店坐坐的人很有好感（撇去生意层面的关系）。我固执地认为这一部分人和我的性情不谋而合，绝对是重情义、有情怀的人。就好比，我每每去一次柳州，都会惦念箭筈路附近一家老店，不惜拐个弯也要去小坐用餐，十多年如此。

在自称阿华的男孩感情邀请下，我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同桌的另外两人，相互客气地介绍了一番。闲聊开始后我说，离年还远，今年回来有点早嘛。

“疫情原因啊，怕是越近年管控越严格，路上就不方便了。”

“严格一点是防控需要。”我说，“实在麻烦那就不回了呗，现在很多地方不是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鼓励就地过年了吗？”

“家有老人，还有一个小女儿，不回不行呀。”阿华说道，工作性质决定常年各地跑，孩子不便带在身边，留守老家，一年匆忙回来几趟，只有春节期间多点时间陪伴家人，自然是要回来的。

“有老有小的，明年就不要出去了。”阿华一位朋友插话说道，“一年

在外，你能多赚多少钱？”

“今年疫情影响，大环境经济不景气，什么行业都不好过，哪里能赚多少。”阿华接过话，完全不把我当外人，话末还转向我：“不信你问满姐。”

“都不容易。”我说，今年对生意人来说更是煎熬，我的小店在疫情冲击之下依旧高朋满座、客来客往，得益于我十年餐饮行业的人气积累，也感恩于部分忠实“粉丝”的扶持和照应。

“不说今年了，就算你往年赚得多一点，但钱重要还是家人重要？”阿华朋友问，“父母一天天老去，孩子一天天长大，你一年就回来陪他们半个月，什么是得不偿失？”

话题至此，场面一下就沉了下来，看得出这仨平日感情匪浅，而我一个外人，似乎有拉过来当中间和事者之感。

“我知道。”阿华说，“再等等，过一两年赚到一个目标数……”

“自己的生活自己过，旁人多劝无用。来，碰一下！”另一位朋友打破尴尬提议道。

杯落原位，我一时插不上话来。

网络上流行这么一句话，叫“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此话用在此处再恰当不过了。回忆早些年，我也曾是深漂大军的一员，对于类似的抉择难舍似曾相识——我知道没经历过世事的变迁是很难下决心，“不给你建议”，我说：“我权当把亲身经历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

众人听闻，来了兴致。我便把一直身强体健的家母突患重病，在我从深圳往返几个来回后不告而别的经过轻描淡写地讲了一遍。“人生每个阶段的责任不一样，考虑的也不一样。”我说，“不必急于求成，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调整规划，做好工作、生活转换的铺垫，时机成熟了再做决定是最明智的。”

阿华听后，酒杯伸到了我面前：“都听懂了，谢谢满姐，我敬你！”话毕酒尽，又喃喃地说：“祝愿家人安康健在，让我来得及尽孝尽责！”

“祝愿新的一年事事如意！”

“祝愿疫情早日消散，大家生活越来越好！”阿华的两位朋友也相继举起酒杯，我心头一热，莫名地感动起来。

“祝愿你早日真正地回家！”我说。

记忆中的年味：

舞狮

陆永忠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舞狮一直是象州县罗秀镇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不光镇里面有，几乎每个村屯都有一两个舞狮队。舞狮除一年之中如端午、重阳较为重要节日有举行及某些人家婚、丧所请之外，最为隆重热闹的是春节，从正月初一一直舞到元宵，跟着看热闹的人可谓人山人海，大街小巷都被挤得水泄不通。随着舞狮活动的还有踩高跷，踩高跷者扮成黑白无常的模样，还有大脸小脸、头套模具，刻画得极为滑稽喜庆，一面走一面摇头晃脑，各手摇着一把破蒲扇，一举手一投足惹得不光是小孩就连大人也笑得合不拢嘴。

春节舞狮一般是给镇上每户人家拜年，一户一户从头拜去，一户也不会漏，除非你故意关门。每户人家通常都会提前准备好礼物，有米饼、腊肉、年糕、红包等，当然鞭炮是少不了的。两只大狮子领头，后面跟着两三只小狮，狮头随着锣鼓节奏一顿一晃来到门前，狮队领头人便会递上一张贺贴，以示给你家庆贺新春来了。然后大狮小狮便一齐给你家大门三鞠躬，以及各种舞狮必不可少的动作。三通鼓罢，算是恭贺结束，接过礼包放罢鞭炮后接着去第二家。

大多数家庭都是以上描述的景况，但有些较为富裕的人家，过程较为复杂。比如，有些会在门前立一根长长的竹竿，尾端绳子吊着比普通人家更为丰盛的礼包加几棵芹菜，这就是所谓的“狮子抢青”。此外，这些人还会准备许多鞭炮，只为“烧”狮子用，而舞狮队却又不能拒绝反对。这种情况狮队便要搭人塔了，最下层七八个人相互紧抱着肩膀，然后第二层爬上四五人，三层三人，四层两人，五层一人。人塔搭好后，一只小狮便随着锣鼓声一面做各种动作一面往上爬，直到爬上最高一层那人肩膀，这样才够高将竹竿尾端吊着的礼包扯下。通常在“抢青”的过程，这富裕人家一般会请一些亲朋好友来捧场，这时便会纷纷点燃鞭炮，然后猛砸向狮子，不光是砸向上爬“抢青”的小狮，地下大狮小狮也会被砸。有时候鞭炮难免会砸到人塔中，可是除了强忍受无论谁也不敢擅自撤出人塔。这是最为惊险刺激最为吸引人的时段，虽然有些小伤害，但也是这一民俗活动的特色所在，基本不会有人抱怨，也不会引起斗殴，大家都其乐融融参与其中。

这样的舞狮活动通常要持续到初十左右，然后元宵那天又重新再拜一遍，这样下来无论大狮小狮都被鞭炮烧得差不多了，须毛鳞片几乎都被烧光，只剩下灰头土脸的狮头披着一块破布，所以春节一过立刻又要着手做新的狮子。当时制作狮子主要靠的是一个叫梁师傅的人。梁师傅是罗秀东街人，是罗秀桂剧团的主要骨干，家里开有打土饼的作坊，但是销售淡季他会一门心思做他的狮子。制作狮子过程非常复杂，要先取很多上好纯黄泥和水反复揉合成大团，比谷箩还大，而后晒干，再细心雕成狮头，然后用小块纱布沾糨糊一块块贴上去，一层又一层。这糨糊很讲究，需辣椒、胡椒、野八角等浸泡后的水与米粉熬成糊，这样狮头才不容易生虫且坚固耐用。纱布贴一层晒干后才能贴第二层，如此反复两三个月方才基本够厚，把黄泥去掉，在外层描绘雄狮模样，连接一块大黄布，点缀各种颜色的鳞片须毛等，这样一只威武大狮子才算做成。

又忆儿时手工炒米糖

陆仁凤

有一种年味，来自童年温暖的记忆——妈妈做的手工炒米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妈妈就开始制作炒米糖了。炒米糖，是孩童时期春节的味蕾约定，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解馋零嘴。

因为手工炒米糖制作工艺复杂，所以妈妈在接近年关时，都是看天气情况提前完成炒米糖的前期准备工作。要想制作出具有传统手工炒米糖那种干香酥脆的独特风味，必须先用水筛筛去碎米，选用颗粒大、无杂质的糯米做原料。

妈妈将选好的糯米用清水浸泡一夜后，第二天早上便将糯米放置蒸笼中干蒸。米熟透取出后，儿时的我也随着妈妈将糯米饭拿到晒场晾干，待糯米不粘手了就放入密闭的饭盒中备用。

每年大年三十晚饭后，就是妈妈制作手工炒米糖激动人心的时刻，为的是让我们姐弟几只“小馋猫”大年初一上街玩饥饿时能有零嘴可果腹。妈妈会将之前晒干的糯米倒入放了一捧细沙的锅中翻炒，糯米遇到细沙后会爆成米花。妈妈便将爆好的米花用水筛筛去细沙放锅中重复利用，又把没炒的糯米舀进锅中翻炒，通常三筒糯米可以炒出来七筒米花来。

在等待妈妈熬煮黄糖油的间隙，我们几个围在锅边的“小馋猫”不知咽了多少口水。妈妈按米花的重量投放适量的黄糖块加水，以慢火熬制，熬到用筷子搅拌能粘起糖油，滴入冷水中凝成球状为适宜。这时候妈妈就将炒好的米花倒入糖油锅，用锅铲搅拌均匀，然后倒出簸箕，用大头竹做成的米筛把炒米糖压平，待散温凝固，炒米糖就算完工了。一个簸箕的炒米糖大约可以用刀切成50小块，我们就可以开吃边角料了。

切好的炒米糖块，妈妈会分别装入几个饭盒中盖好，待初二回外婆家的时候便将炒米糖用纸包好，分别给外公和几个舅舅家送去，剩下的大部分是被我们几个“小馋猫”消灭了。吃多了干香酥脆的炒米糖，我们也会用开水泡着吃，泡米后的炒米糖遇热后会便在碗里散开，水甜米软的炒米糖吃起来又是另外一番风味。

搬了几次家后，家中早已没有了当年那种用于炒米和熬煮黄糖油的大铁锅，也不再烧柴火，米筛和簸箕也烂了，妈妈年事也日渐高了，传统的手工炒米糖在我们家算是“失传”了。虽然超市也可以买到各种口味的炒米糖，但是却怎么也吃不出当年妈妈做的味道。提笔之际，被我们几个遥远记忆里的炒米糖……



贺岁（赵水安 摄）

冬·年

韦丽菊

昨晚，“相亲相爱一家人”微信群里热闹非凡，先是侄子拿着母亲的手机录了一段父亲唱的《我的祖国》视频上传到了群里，备注“爷爷的歌声”。没过多久，又发了一个视频，备注“下面演唱的是《流浪歌》”，接着又发送一个视频，是《歌唱祖国》。视频中，父母和侄子侄女们围坐火盆边，母亲打拍子，父亲唱，灯光昏暗，唯有火盆红光闪烁，父母的脸在黑暗中时隐时现，头上的白发也偶尔反射出一丝银光，他们的表情专注而投入。父亲浑厚而又洪亮的声音从手机传出来，大女儿一听就发出赞叹：“哇，外公唱歌也蛮好听的嘛！”两岁的小女儿也口齿不清地跟嘴“外公（公）唱歌，嘻嘻。”我忍不住自豪地说：“那必须的，你外公可是他们那个文艺队的队长，没有两把刷子怎么行。”大女儿也来了兴趣：“妈妈，我们也来录个视频，就唱《我和我的祖国》吧！”说干就干，母女俩对着手机自拍上传，备注“今晚网络歌曲大赛”，开启了“云端相聚·相亲相爱一家人网络春晚”的序幕。紧接着一个又一个节目轮番上演，号称“古杭村张某某”的远在广东的姐姐，带来一首《星语心愿》，引起侄子的马屁三连拍：“大姐，真厉害！真不愧是古杭张某某！再来一首！”紧接着外甥也献唱了一曲，弟弟带着两个侄女跳了一支舞蹈，就连小女儿也嚷嚷着要加入，和姐姐唱了两首儿歌，配合默契，奶声奶气，充满童趣。

“云端相聚·相亲相爱一家人网络春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是微信群成立以来最热闹的一次，大家

都很开心。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或许失眠的不只我一个。

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母亲都是文艺爱好者，父亲有一副好歌喉，母亲擅长跳舞。小时候家里五个孩子，年龄相差不大，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尽管这样，老爸还是海阔天空一样把钱节省出来，购买了一整套音响设备。那些年，记得主要是在家的日子，几乎都是每天天没亮，家里的大喇叭就开始响了，有红歌、有民歌、有流行音乐，有内地的、有港台的，有成人的、有儿童的，总之放完一碟又一碟，各种唱法各种音质。特别是过年的时候，那“恭喜恭喜，恭喜发大财”之类的拜年曲，简直是烧脑神曲，穿透力特别强，颇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架势。音响放得很大声，年轻的父亲兴趣盎然，经常跟着一起引吭高歌，感觉半个村都能听到。儿时清梦被扰，总是有点恼怒的，蒙头盖被捂耳也无济于事，认真地接受一切，在歌声的伴随下，也渐渐迷糊过去，倒也不觉得歌声扰人。

有好几年，家里配有话筒，我们一家子就举办“春晚”。吃完饭后，一家子围坐桌旁，家里唯一的蓝色木沙发作舞台，大人们做观众，开始唱了第五个自导自演的晚会。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深情有的搞笑，有的羞涩有的大方，主持人也好，演员也好，不管是谁，表现如何，都得到大家热烈的掌声，过一次年，其乐融融。

后来，这些回忆竟不知不觉深入骨髓，以至于多年之后再想起，仿

佛一切仍在昨天。

再后来，我们相继长大，姐姐嫁去了广东，我也在来宾成家立业，小弟在南宁工作，二弟、二弟在老家，却也为了生活到处奔忙，一家子越来越难相聚在一起。特别是远在广东的姐姐，小家本也不富裕，回来一次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上路途遥远，一年也就回来一次。这两年因为疫情，也没得回家，“君问归期未有期”，大团圆也就成了奢望。

一个月前，95岁高龄的奶奶不慎摔了一跤，伤到了筋骨，至今卧床不起。从小由奶奶带大的姐姐知晓后心急如焚，恨不得长双翅膀直接飞回家看望。前些日子春运开始，她好不容易抢到了回家的动车票，后来因为深圳疫情，思前想后，又把票退了。深圳调为低风险地区后，她还是心动了，抢到了大年初一的动车票。后面又觉得坐动车要转车且过大年的大包小包也麻烦，还存在着疫情防控的风险，还是把票退了。姐夫就邀请他侄子一起初二开车回来，一切终于妥帖。而小弟，因为也三十多了仍未成家，屢被催婚，虽思家心切，却也终究有点“近乡情更怯”的忐忑。

不论如何，大家就等着大团圆的那一天了。此后大家心里都播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在等待的日子里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在大团圆的生日里，最终结出一个叫“美满幸福”的果实。

短暂的团聚后又是离别，每次总是问：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心里有个坚定的声音在回答：春草年年绿，王孙年年归。

是的，总要归的，必须归。

新年播撒勤奋的种子

柳漪依

以前每年冬至过后，母亲就张罗把那些放养的鸡精选出七八只，圈起来喂养，家乡话叫作“囤鸡”，囤到鸡才肥大。左邻右舍看见母亲的囤鸡，母鸡悠闲自在地温暖墙脚，像坐月子的小媳妇一样被伺候着，也不甘落后。没过几天，屋檐的墙脚下搭起一排排鸡房，里面有蹲着、半闭着眼睛以及“咯咯”哼歌的鸡们。早上，一只公鸡嘹亮地喊“年到啰”，全村的公鸡也此起彼伏地跟着喊“年到啰”。

除夕，经过囤养了四十天左右的囤鸡开始履行“神圣”的使命。清早，乡亲们挑选又肥又大的囤鸡杀了祭祖。中午，老祠堂的锣鼓一响，告诉大家祭祖时间到。这时，分布在几个村的重子、重孙们赶紧挑上祭品向老祠堂奔去。我家的大囤鸡和囤鸡叔家的大囤鸡共一担，由囤鸡叔来挑。我和爷爷则甩手夹在祭祖的队伍中。我跑一阵，停下来歇一会，不时回头看准落在后。也有彪形大汉挑着祭品被甩在后的，因为他们还要牵拽走路不稳的小孩。父亲除夕夜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家，赶上祭祖了。

上一个岭，下一个坡，蹚过一条小河，就看见老祠堂了，低矮的围墙是那么慈祥。几个打锣鼓的汉子在围墙边，他们动作威武，左手敲下，右手扬起，脚尖腾空，像个会跳的“大”字。锣鼓停止，祭祀准备开始。这时，族上有威望的老人，就会检查各村的“大囤鸡”到了没。趁这个空当儿，人们才得平静下来看长长的四方桌摆的囤鸡，哪家囤鸡肥大，哪家囤鸡干瘦。从“鸡”中观主人平时生活的肥瘦。

一只只鸡的背后，有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胖胖指着最鲜亮的一只鸡问：“谁的囤鸡呀？又肥又大，有五

六斤吧。”有人端起盛鸡的大铜盆看，上面写着“黑牛”。乡亲们羡慕的目光立即转向黑牛：“喂什么吃？是你媳妇喂养的吗？”黑牛的脸瞬间像被对联映红一样：“我还没娶媳妇，鸡是我喂养的。放养就喂米糠拌粥。囤起来后，加玉米、面粉拌青菜，还有给它水喝。”

满婆笑眯眯地听黑牛讲养鸡经验，满是怜爱。有人说，黑牛遇到满婆，要走桃花运了。满婆是长有36颗牙齿的媒婆，据说她能听懂鸟语。果然，祭拜老祖仪式结束后，满婆就把黑牛的事情装在心里。

第二年除夕，仍然在老祠堂里，黑牛的大囤鸡依然那样醒目。不同的是，黑牛旁边站着个辫子长长的姑娘，乡亲们想瞅瞅是哪家的姑娘。金发问：“黑牛还没到吗？”这时，长长的辫子就被呼唤过来，她朝大家微微一笑。黑牛回应：“发哥，我在呢，这是我媳妇。”

海宝看着黑牛，满是羡慕，问黑牛，怎样抱得美人归。满婆说：“你们看黑牛又肥又大的脸鸡还不知道吗？是勤劳换来新娘子来。”

写到这里，我哑吧嘴。时光一去不复回，家乡的年只能用文字回味。如今许多习俗都在变，但家乡除夕集中祭祖的风俗依然在延续。年前，我家兄弟到东门塘鸡行买鸡，走遍两条街，没选到如意的大囤鸡。要么是饲料鸡，要么鸡太瘦，怎么能摆得上桌面？只好到街口等，等到乡下的土鸡一到马上搬住。

今年除夕，母亲带着兄弟们驱车几十公里回去祭拜老祠堂。家乡的风俗，出嫁女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祝福和向往。

虽然回不去的是时光，但是家乡人、家乡事一直在我心头激荡。新春伊始，我希望播撒勤奋的种子，年终收获满园芬芳。

